

爱的灵丹

(美)多萝·卡鲁索著 刘敏中译



一个女人记忆中的歌王卡鲁索

爱的灵丹

一个女人记忆中的歌王

卡鲁索

〔美〕多萝·卡鲁索著

刘敏中译

上海音乐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立平

封面设计：陆震伟

摄影翻拍：陈学平

爱的灵丹——一个女人记忆中的歌王卡鲁索

〔美〕多萝·卡鲁索著 刘敏中译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6 字数 147,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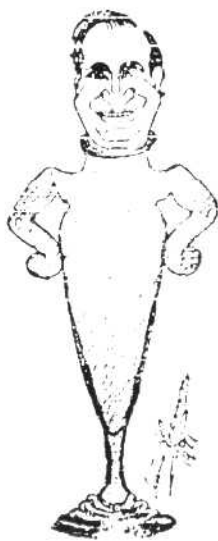
印数：1—2,100册

ISBN7-80553-320-2/I·10 定价：4.45元



范里法·卡魯索

卡鲁索创作的由他本人扮演的歌剧人物漫画







他是我的，从我们第一次目光相遇到他死。

我是他的，从我们第一次目光相遇到我死。

他对我来说，是我的丈夫，但更是我心中的人的楷模，这正如他对人类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更是他们中的一员，完善的完善的一员。

——多萝·卡鲁索

序

爱好音乐，而不知道“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男高音”卡鲁索的人，恐怕不多；但知道卡鲁索，却不知道他竟是一个童稚未开，极其平凡的女性的热烈的崇拜者的人，恐怕不少。

这位女性，就是本书的作者，卡鲁索的妻子，多萝·卡鲁索。

多萝·卡鲁索出身名门。她父亲曾任美国第廿八届总统威尔逊的顾问，是位声名隆崇的高级律师、科学家。做为权贵独生女，多萝几乎继承了其父的所有长处和动人之处，资质聪慧，姿容妙曼，唯独不继承他的乖戾。她善比天使，性柔如水。她的率真使她对音乐及其他一切美的东西，都有一种天然的彻悟；她的丽质使她能在几秒钟之内就足以俘虏任何一个心地纯良的人。

大概正因为如此，当时声名已足使一代人倾倒的卡鲁索，才在只看她一眼之后，就倾倒于她了，于是，她成了他的西斯廷圣母。

看多了种种做作之后，人们渴望着一种本真之性，天然之气。山川溢彩如为招徕游客，明眸流盼而求风骚毕现，说不准反使人恶心。多萝·卡鲁索全然不作矫情。你看她在那近乎稚拙的笔下，流泄着怎样委婉的情致，就明白这一点了。这样的笔调，这样的情愫，才真会使人获得灵魂的润泽。

从事音乐事业卅余年的我，读此书，心灵之被强烈的震撼，并不关乎内中的音乐、歌唱之类，而在于，已年近花甲，又获得了一次灵魂的净化。

正因此，早在 1971 年，我便囑我早年的学生敏中译出此书。那时敏中事业荒凉，心境寂寥，虽勤于译事，却不曾想过这书稿还会付印出版。而今，他也年近 50，事业有成，自不需以此小书垫脚了。可是，我总觉得那才华横溢的世界歌王和那甜蜜温馨的小女子间的诗意的爱情，年轻人是会极感兴趣的。故此，我才说服译者，把这小书拿了出来。

郭 颂

作者前言

我不是照通常方式，即按时间顺序来写我的故事的，而是选一个生活瞬间的点来作开头。这个点，就象连接我所熟悉的两间房子的过道。站在这个点上可以使我纵观我的生活的前前后后，就象站在过道上可以同时看到两个房间一样。

我改正了恩里库^①给我的信中一些拼错的字，把它照原样发表出来，这些信占了全书的不少篇幅。这些信是幽默而感伤的，但是它却包含着古老的哲理，并且具有某种甚为含乎经义的格调。

我和恩里库结婚时 25 岁，他去世时我 28 岁，但在我写那段我们的生活时，我仿佛又回到了我 25 岁的那个时候，又一次体验到我们那光彩多姿的悲剧性的生活。

多萝·卡鲁索

① 即恩里库·卡鲁索(Enrico Caruso)的名字。

第一章

我们冒着8月的燥热，在佛罗伦萨通往热那亚的漫长的道路上，整整走了一天。有一次，我们在一座房子的墙脚下歇了歇脚，那是座粉色的房子，四壁都画着鲜艳的壁画。在那儿，我们还吃了3个西瓜。恩里库是在那不勒斯出生的，他特别喜欢意大利的夏天。所以，这会儿他倒是精神焕发，甚至连衣着也一直是整整齐齐的。我却累得满脸通红。

他同情地笑着告诉我说，在太阳下山以前，我们就到港口了。那里的空气又新鲜又凉爽。

我们驾驶的汽车是辆旧的。一路上它都嘎嘎直响。这是那些革命党人留给我们的唯一车子。那时，第二天我们就要去美国了，因为我们在图斯坎别墅再也住不下去了。尽管战争^①结束已经快一年了，可是1919年夏天的意大利，还处在动乱之中。在一个又一个的罢工和因为粮食而引起的暴乱之后，人民又起来反对政府，革命不时发生。两年以后，终于导致了革命党人向罗马的进军。

动乱也波及到了我们住的锡格纳小镇。它离佛罗伦萨才40英里。战前，这里的老百姓是以勤劳而闻名的。男人们总是在葡萄园里，从早干到晚，为酿造有名的“偃迪”(Chianti)葡萄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酒而莳弄葡萄。妇女们把草把子夹在胳膊下，手指间跳动着草辫子，忙着编世界有名的意大利草帽。

就在那个时候，6百多个愤怒、饥饿、失业的农民来到了我们别墅。他们砸开了铁门，向我们要粮食，要酒，要橄榄油。这些东西我们从来都是储藏在地窖里的。恩里库接待了领头的人，让他们出示市长签署的搜查证件。

“我们就是市长。”他们说。

恩里库没有和他们争辩，只是请他们给我们留下一辆汽车和足够10天用的食物，因为10天后我们就要离这里到美国去了。可是农民们连我们的家禽都要拿走。恩里库告诉他们说，我们的白孔雀正在孵着12个孔雀蛋。那一天，若不是那只白孔雀在孵卵的话，它也一定会遭殃的。农民们听了恩里库的话，先是低声耳语，而后大笑开了。他们说：“没想到绅士先生也和我们一样，是个农民。”所以，他们并没有走近那只白孔雀。

他们插着红旗的汽车开走了，带走了我们的油、酒和粮食。以后，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卖给了挨饿的人，给我们却是少得可怜的一小袋铜币，还附有一个不失尊严表示歉意和感谢的条子。

由于恩里库的镇定和机智，使我在这次地方革命的骚乱中，并没有受惊。其实，在这事发生的两周前的一次灾难中，我已经体验过他沉着冷静的力量了。那是在一天半夜，别墅里看门的大白狗，突然把链子拉得哗哗响，象狼嚎一样狂叫着。床也猛烈地摇动着。我打开电灯，发现墙都颤动起来了。这时，恩里库在他的房间里喊道：“来，多萝！地震了！站在走廊里，那里的墙厚。”

我们静静地站在一起，听着东西往下掉的声音。

“说不定地板和天棚也得塌，到花园里去吧，”他说。

是的，这会儿我觉得地球都要裂开了。

“不，我们就在这儿。”

“很好，”他说。

我默默地接受着他给我的力量。

我们不需要任何语言；似乎不用语言我们更能彼此了解。

地震之后，就是一场可怕的冰雹。佛罗伦萨整排整排的房屋倒塌了，可是我们的别墅除了门窗有几处破碎了以外，其余都完好无损。第二天早晨，花园里的柏树下，有许多死了的百灵鸟和金丝鸟。它们都是被冰雹打落的。

这座贝罗斯瓜多别墅很让我喜欢，它建于十五世纪，在一座小山上，周围有池塘、雕像和长长的栽满古柏的林荫道。林荫道通向装有栅栏的观景楼。从这里可以看到图斯坎各种景色，可以看到佛罗伦萨的一角，还可以看到蜿蜒在雾中的长长的河流。这里，可以说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色了。别墅大得使我们连个近邻都没有。听那从5公里外古老的修道院传来的昏昏沉沉的钟声，便是我们和外界的唯一的联系。

恩里库负担着庄园的全部开销，另外，他把土地收入的一半分给种地的农民。在他离开锡格纳时，庄园就由他的老管家，服侍他22年的马蒂诺负责。马蒂诺最近被提为大管家了。他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使他的偶像——恩里库过得舒适、幸福。

整个夏天恩里库都在研究《犹太女》^①等一些新乐曲。他的伴奏者每天早晨从佛罗伦萨赶来。他们在工作室里工作3

① 《犹太女》，五幕歌剧，阿列维曲，斯克里布脚本。写十五世纪时，德国康斯坦茨城红衣主教布罗尼迫害犹太人的故事。

个小时。下午，恩里库用给一幅很大的基督诞生画制做布景当消遣。为此，在好几几年前他就在巴黎的一个展览会上买了五六百个小塑像。这些小塑像都是二百多年前的。那时，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还都存在。小塑像的服装都是当年那不勒斯女王使女们穿的样式。那个安放基督诞生画的舞台，建在小教堂隔壁的房间里。它有 20 英尺长，2 英尺高。我只要求在这个屋子里呆一小会儿，就会感到恶心，因为恩里库是用鱼胶粘那些东西的，即使门窗都开着，那气味也使人难以忍受。

在锡格纳，尽管身边有人，我还是常常感到孤独。和我住在一起的共有 21 口人。有几位是客人，剩下的都是亲属。因为我不会说意大利语，他们又都不会说英语，所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间的关系。恩里库的两个儿子福福和米米也来了。由米米的家庭教师萨娥小姐陪着，是她把米米带大的，也顶喜爱他。可萨娥却特别怕恩里库，从来不敢和他大声说话。

乔万尼是恩里库的弟弟，长得和恩里库一模一样。但是，他俩性格完全不同。恩里库开朗而和善，乔万尼内向而阴险。乔万尼恨我，但是恩里库在场时，他却一点形迹也不露。

唐娜·玛丽雅，他们的继母，是个虔诚的女基督徒，75 岁了，长着一头美丽的白发，说话时方音浓重，连恩里库也很难听得懂。她崇拜恩里库，而不信任其他任何人。她憎恨乔万尼。有一回，她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暴怒地用双手从头上抓下帽子，用牙把帽沿咬下了一大条。

福福是恩里库的大儿子，23 岁，一直在军队服役。他是个金发碧眼，矮个子，宽肩膀，身体却很瘦弱的小伙子。脾气特别暴躁，甚至有点心理变态。常在饭桌上痛哭流涕。

米米是个 14 岁的男孩，高大而又健壮。常穿一件白色的

海军服，总是和他的家庭教师在一起。他的声音抑扬顿挫，富有变化，腿长长的，小胡子毛茸茸的。他不被允许和别的孩子一起玩。大半个童年都是和萨娥小姐一起在英国度过的。恩里库对他唯一的评语是说他小的时候长得很漂亮。直到现在他还让家庭教师给穿鞋穿袜。我想，他受她的影响太久、太深了，建议把他带到美国去，送他去寄宿学校。开始，恩里库拒绝了，但当我向他保证这孩子不会惹出麻烦后，他同意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个问题。恩里库就是这样，一旦作出决定，就不再反复，只等待着结果。

在信仰天主教的意大利，私生子如果得到生父的承认，他们便有了合法的地位。福福和米米都是恩里库的私生子，他们让他们继承了他本人的合法姓氏。这两个孩子的母亲现在住在南美。

这些事情从来没使我烦恼过。在我们结婚不久，恩里库叫我到银行去给孩子的母亲寄月津。我以为，这件事是他讲信义的最好证明。

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和我们住在一起的那些人——不管是我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之间的关系。似乎只要恩里库还是一家之主，他们和我们住在一块儿就是当然的。

我从没问过恩里库，他是否真的喜欢这些人。其实，我一向就不过问那些多余的事。他们和我们全都在一间非常讲究的大宴会厅进餐。这是一间富丽堂皇的房子。那些亲戚成天地吃细实心面和大锅的蒸雪鱼，而我们只吃小碗清汤、牛肉和鸡肉。我总是挨着恩里库坐着，即便是到纽约，我们在外面吃饭时，他每次都向女主人请求让我们俩坐在一块儿。

“否则，亲爱的朋友，我们就不来了。您知道，在家里我可总是挨着她坐的。我之所以和她结婚，就是要接近她。”恩

里库总是这么说。

恩里库的另一位管家叫马里奥。在别墅里，他只服侍我们的餐桌，别的仆人管那些亲戚们。这虽然有点特殊，可是却让人心里痛快。我很喜欢马里奥。17年前，他还是个火车站的脚伕。因为他搬运恩里库的行李的姿势使恩里库感到有趣，于是恩里库就问他，愿不愿意为自己干活。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在一块儿漫游世界。夏初，马里奥告诉我，他已经和布伦艾特订婚九年了。可当我向恩里库问起他们是否可以结婚时，他皱起了眉头，说“不行，没有人能同时侍候得了两个主人。我的管家的老婆将成为我们家的主角。那样，我们就没有管家了。”在农民暴动以后，我再次问起恩里库这件事时，他让步了。

“如果他们要结婚，他就提前走3天，而后，他和他的妻子和我们在船上会面。我既不想看见她，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到美国她由你负责。”在他转向他的办公桌时，又补充道，“记住，不许生孩子。”

汽车滑下了热那亚陡峭的铺着鹅卵石的街道，又穿过迷宫般的小路，才到了港口。而后，我们驱车去码头。那里堆放着高高的空心面箱子和橄榄油桶。马里奥在船坞上，开着车门等着我们。

“谢谢老爷，”他小声说，“她躲在我的舱里。”

但丁号是艘简朴的小船，但是我们却占用了船长的住室和一小块甲板。在整个航行中，除了恩里库、我的仆人恩里切特、马里奥和米米外，我没看见别的人。

日复一日地坐在小船的甲板上，我试图把混乱的思想理出个头绪来。短短的时间里，对我来说，发生了多少事情啊！就在一年前，我还和我父亲生活在一起。自从离开圣心修道